

灯下漫笔

小满前后话农事

◆ 刘传俊

“夜莺啼绿柳，皓月醒长空。最爱垄头麦，迎风笑落红。”北宋欧阳修在《五绝·小满》中勾勒出的这幅水灵灵的小满乡村图，当下依然挂在我的眼前。放眼故乡田园，小麦青青大麦黄了，油菜也黄了，翻滚的麦浪不时送来阵阵清香，沉甸甸的麦穗已随风灌浆。村庄里，栅栏边，红色的花瓣随风飘落，青青的核桃、枣子等果实缀满枝头，压得枝丫颤颤悠悠。驻足田间、溪畔，尽享醉美时光。

小满这个夏季里的第二个节气，很像一道棱角明显的分水岭，将大江南北、广袤田野里的农事一分为二。“小满小满，江河渐满”，是说，一旦进入“小满”，南方暴雨开始增多，降雨频繁，也到插秧的时候了。而我生活在豫西南地区，“小满”则与遍植的农作物——小麦关联密切。小满者，物致于此小得盈满也！小麦的籽粒灌浆渐趋饱满，但尚未完全成熟，故称“小满”。

小满到来前夕，小麦的颜色变戏法似的，隔几天就变个脸，由青绿、泛白、浅黄到鹅黄，很快变成了老黄。风一阵阵吹过，望不到边的麦田里，麦穗万头攒动，争先恐后沐浴阳光的灿烂，麦浪滚滚，浩浩荡荡，蔚为壮观。小麦里还没有进入完全成熟期，但散发出的淡雅麦香与金色阳光的香，缓缓注入到期盼了许久的农人的心田。

麦田间预留了一些地块，是用来种早花生、玉米、红薯的。

播下了花生种，有的地块就覆盖上一层白色塑料薄膜保墒。小满之前，花生种顶破外衣拱出了地皮。担心花生芽儿在塑料薄膜里难以呼吸到新鲜空气，又担心黄嫩嫩的花生苗儿被探出头来的太阳烙坏，大清早，农人就拿了自制

的工具走向花生地。手握木棍一端，用有铁钉的那端将花生苗露头处的塑料薄膜钩破……一日又一日，直到花生苗儿全部钻出塑料薄膜才算大功告成。花生地一般是不长草的，用塑料薄膜一覆盖，野草就没有了生长的机会，何况下种后地沟里还喷洒过一遍除草剂呢！

大棚里育出的玉米苗儿下地了，不几天就长到了一筷子那么高。小风一刮，棵棵列队侧着臂膀弄弄腰肢，日里夜里比赛赛个头。向上展开捕获阳光进行光合作用的玉米叶，如同一面面绿色长条旗帜迎风招摇着，仿佛在向路人讲述满满的自信和潜在的无穷动力。

芽子红薯该移栽了。农人从一开春就从精心搭建的育苗床里，拔出从母薯身上孕育出的下部呈粉红色的嫩薯芽，担上水桶，扛上锄头到春地里栽种。挖坑、栽芽、施肥、浇水、封土。完成这些常规动作后基本上就不用咋管了，因红薯耐旱皮实，成活率高，产量也高，具有促进消化、增强免疫力、抗氧化、稳定血糖等多种功效，是营养价值较高的健康食材，在我们那里至今仍受青睐的食品。到种红薯时，人们自然乐此不疲。

小满到了。成串的油菜角散发出了浓郁的芳香，频频发出收割的信号，东方欲晓，农人开着电三轮车来到地里收割、运输，也有趁着月光收割的。拉回家的油菜，或直接摊开晾晒，或先垛起来焖一焖再摊开晾晒。平房顶，房屋前，只要平坦干净，都是打油菜的好地点。用桑杈拍拍挑挑，几遍过后就打下了油菜籽，装进布袋等待榨油。油菜籽有黑、黄两种，都跟珍珠似的流光溢彩。

割了油菜，这里起会那里唱戏，其主要目的是

趁此机会搭建个平台，将闲散的农人聚集一块儿，让各类农产品从四面八方汇集亮相，供人们将各自所需带回家，单等收麦和种秋时大派用场。

小麦熟了，大型收割机应和着布谷鸟的鸣唱下地了。过去收割麦子得披星戴月奔忙十多天，往住累得腰酸腿疼，现在只需两三天就麦罢了。收割机割下麦子，籽粒用电三轮车直接拉回家或拉到收购点，机械化程度高得超乎想象。田野里，高高的麦穗的黄褪出了视线，矮矮的麦茬的黄仍亮着耀目的光。

天气较早，农人起早用车载了塑料大水桶，一趟趟拉水浇花生地。正开花儿的花生秧，一见生命之水，瞬间兴奋得扑扑棱棱，叶片愈发碧绿了。割了油菜撒下的芝麻种子出土了，夕阳下晨光里，一向勤劳的农妇，忙在过于稠密的芝麻地里间苗，陪同的少儿哼唱着“芝麻小粒粒，长在高高枝，晒太阳，吸雨水，长得又高又美”的儿歌。

在大棚里培育，而后移栽到露天春地里的玉米苗，一眨眼工夫长到小腿肚高了。猛回首，玉米棵中部别棒了，吐须了。玉米棒甩出的玉米缨，纯白、粉红、红色、绿色、青色、灰色、紫色，异彩纷呈，应有尽有，柔柔绒绒，丝丝般光滑细腻，在玉米地里飘逸。玉米缨一浪漫，玉米棒就要结好多籽粒。听说一根玉米缨可牵引出一个玉米粒，但我从未数过。我想，还是越多越好吧，不是有个成语叫“多多益善”吗？打下的玉米粒多了，农人就笑逐颜开了。

假如说这些是收割完麦子之后，黄色麦茬地与花生地之间的一个点缀，那么，麦茬地里种了玉米捧出的绿，才是农人所渴望看到的又一纯正本色。

两代之间

鲁冰花

◆ 姚建平

800里太行山，把最美的一段留在了河南，被称为南太行。这里的紫红色石英砂岩，经长期流水侵蚀和重力崩塌，以近乎垂直的沟缝从山体一侧向陡壁楔状切入，形成壁立沟槽的山川奇韵，八里沟即是其中之一处。

八里沟的山水之间，盛开着大片大片的鲁冰花——簇簇挺括的花序在山风中轻摇，一层一层蝶形小花瓣呈圆锥状盘旋，如精心雕琢的彩色宝塔，又像一只只彩色的冰激凌，紫的高贵、黄的温婉、粉的柔嫩、白的纯净，像一串串被春风精心串起的紫水晶、黄翡翠、粉玛瑙、白珍珠。紫色是主调，又有些深蓝的韵味，如深邃的大海；黄色沉稳，自带柔和；粉色则添了几分娇柔，像少女脸颊的绯红，怯生生却又惹人怜爱；白色像从牛奶中洗过一样，一层层小花朵如羽毛般轻盈，像童话里逃出来的精灵。

鲁冰花高高的总状花序，犹如一座座梦幻城堡，引人遐思。一层一层有序排列的小花朵就像一群排着队的彩色风铃，环佩叮咚。一只白色的小蝴蝶落在蓝紫色的鲁冰花上，美得让人挪不开眼。香甜的气息漫入肺腑，真正的赏心悦目。

在台湾的茶园里，常可看到鲁冰花的身影。因为鲁冰花的根系有根瘤菌，能固氮改良土壤，为茶树生长提供养分，花朵凋谢后自然降解，化作有机肥料，提升茶叶品质。这种“默默滋养，不求回报”的植物特性，像极了母亲的爱，所以，鲁冰花被誉为“母亲花”。1991年春晚，香港歌星甄妮演唱的《鲁冰花》瞬间征服人心，红遍中国。

如今，我已做了32年母亲。听说要去八里沟，女儿递给我一顶镶着白色蕾丝花边的新草帽。

“妈，山上紫外线强，别晒黑了。”语气里明显有讨好的意味。

“又花钱，好好操你自己的心吧。前两天相亲的那个男孩家境不错，工作也挺好，你为啥不同意？”我没好气地问。

“妈，光看条件不行，我对他没感觉。”

“你都30多岁了，还要啥感觉，过日子要啥感觉。每次都是没感觉，你啥时候才能嫁出去啊？”

《行走的唐诗》：打开唐诗的另一种读法

◆ 张双

唐诗不只是纸上平仄，更是诗人踏遍山河的生命行旅。近日，《行走的唐诗》一书由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正式发行。这是一部以诗人行走轨迹为脉络、以唐代地理与历史为底色的文化读物，以独特视角重构唐诗阅读体验，让读者在诗与路、人与事的交织中，读懂一个更鲜活、更立体、更有烟火气的大唐。

该书作者邹晗是古诗词与史地爱好者，以理工科的严谨考据，搭配文人的细腻共情，跳出传统赏析范式，把唐诗放回它诞生的时间、地点与境遇里。《行走的唐诗》最动人之处，在于它用五条行走线路，串起一部流动的唐诗史。长江流域、黄河流域、京杭运河、丝绸之路、边关边地，以唐代最主要的水路交通为骨架，将73处歌行地、230篇诗作、51位诗人一一安放。

书中不仅是诗作的汇集，更是诗人生命轨迹的全景呈现。王勃、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刘禹锡、李商隐等唐代诗坛代表人物的生平、仕途、起落、交游与性格，被一一梳理。他们或意气风发，或颠沛流离，或宦海沉浮，或归隐山林，个人命运与安史之乱、永贞革新等重大历史事件紧紧相连。读者读到的不只是诗句，更是诗人在时代洪流中的选择与坚守、洒脱与无奈。作者更以趣味视角，提炼出王维之“空”、李白之“放”、杜甫之“沉”的创作特质，用经典诗句直观呈现风格差异；同时梳理诗人们的性格密码、人生大事、仕途贵人与交往朋友圈，揭开唐代文坛背后的人情往来与时代风云，兼具知识性、故事性与可读性。

《行走的唐诗》以诗为径，以地为脉，打通文学、历史、地理三重维度，让读者在阅读中仿佛跟随诗人一同远行。它不仅是一本诗词读物，更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行走，让我们在平仄之间，看见山河壮阔，读懂诗心永恒。

军歌嘹亮

小兵传奇

◆ 史留昌

好像走进了美军营地。但是常同茂没有丝毫胆怯，继续摸索着转悠，碰上落单的美军就把他嗚呼了，一路上也不知击毙了多少个敌人，还遇上了几个隐藏的志愿军伤员，他把这几个伤员带出美军营地，和先前的几个伤员隐藏在一起。刚带出的伤员对他说，美军营地里还有多个伤员没转移到，于是，常同茂又返回敌营救出几名伤员，还击毙了几个美军。第三次又是如此，光在美国营地里就救出了20多个志愿军伤员。此时，常同茂已杀红了眼睛，他第四次闯入美军营地，却没有再找到志愿军伤员，他凭借着月亮的微光，发现了一颗帐篷，帐篷里人声很嘈杂，还有设备在闪闪发光，他凭借着自己是通讯员特殊身份，知道那闪光的设备是电台，因此断定此帐篷是美军的一个指挥部。于是他拿身上所带的全部手榴弹，向那顶帐篷狠狠地投去，帐篷顷刻成了火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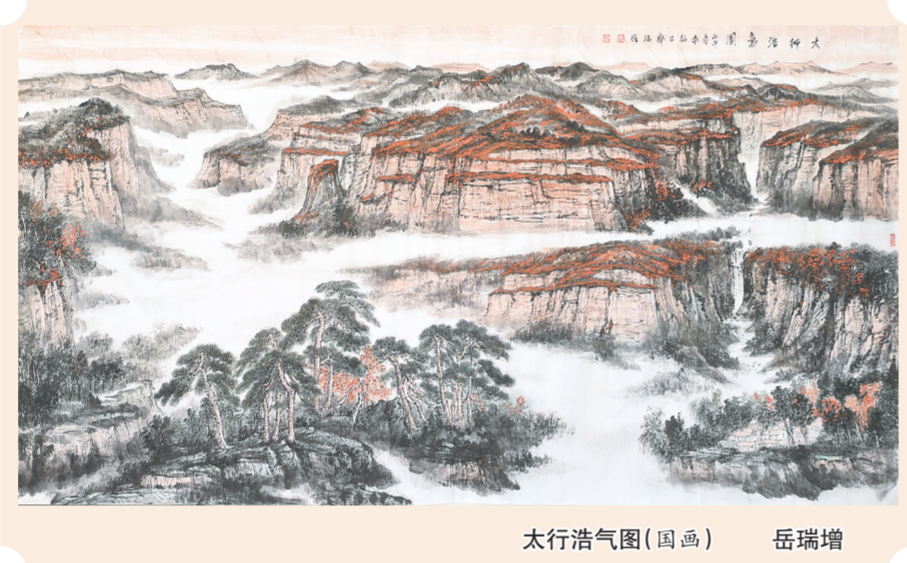
指挥部被摧毁，自然惊动了周围的美军，他

盼望一场雨来。据传夜间有雨，农人就利用白天抓紧抢种玉米，有人甚至晚饭顾不上吃还在麦茬地里忙碌。播下种子，落场雨，玉米苗就能出了，人们才能睡个安稳觉。

天气预报很准。夜里，睡过一觉，先风后雨。雨像游子的乡愁似的，足足下了几个小时。清晨，院外小树林里，几声婉转的鸟鸣将黎明唤醒。一些早起的鸟儿，还唤醒了沉睡的草木，有更多的鸟儿加入到唤醒大地的行列中来，也像是为昨夜的喜雨而歌。炊烟袅袅开始托举天边的旭日冉冉上升，最终举过头顶，挂在了东方天空。打开门户走出村庄，不禁被眼前的景象包围了。被风和雨洗濯过的麦后大地，既洁净又明媚，天空湛蓝得令人顿生敬意。几片白云朵轻盈飘过，如同我的心情适宜轻松。雨水洒在田地里，好比心丸自如落到农人心坎里。

眼巴眼望中，雨前播下的玉米种神气十足地露出了笑脸，农人心里乐开了花。勤劳朴实的农人，天一亮就荷锄去“盘”麦茬，助玉米快乐成长一臂之力。有人一起床带了锄头，简易播种器就往地里跑，是补种未出土的玉米的，生怕玉米错过出苗时间。日夜交替，循环往复，玉米苗脚劲儿英语长着了。黄色麦茬歪倒了，发黑了，玉米苗起身了，黄色全被绿色遮盖。绿色，是农人适时给田野换上的一件簇新裙裾。地边的野红萝卜蔓，绽放朵朵圆圃的白色花朵，还有缠绕着藤蔓、开放的粉红的、紫色的喇叭花，都一同簇拥在绿色裙裾的边沿。

谁家种植的西瓜，一个个滚圆滚圆，袒胸露乳在阳光下。瓜地栅栏边下垂的带黄花的丝瓜，正与西瓜眉来眼去，一同沉浸在小满前后优美的田园时光里。



太行浩气图(国画) 岳瑞增

荐书架

冰箱里的烟火

◆ 肖日东

我家的冰箱里有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。这些模样各异的罐子大小不一，或高或矮，或胖或瘦，排成行列，占据了冰箱上层的一方角落。

罐子里装的不是什么名贵吃食，而是些寻常小菜。比如：母亲寄来的豆腐乳、烟熏腊鱼，我自己腌制的野葱、买来的萝卜干。这些不起眼的瓶瓶罐罐，没有精致的包装，却是最动人的烟火人间。

五天前几天，母亲寄来一罐豆腐乳、一罐烟熏腊鱼、半大罐辣椒酱，每个罐子都用厚厚的珍珠棉仔仔细包好，放进泡沫箱后又用晒干的豆角、干野葱，把空隙十分妥帖地填满。快递发出时，母亲有点忐忑不安，总怕千里奔途之中玻璃罐会打碎。收到快递之后，我告诉她玻璃罐完好无损，她像完成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，长长地松了口气。瓶瓶罐罐辗转万里之后终于进了我家的冰箱，从玻璃罐中望见故乡所赠诸种小菜，自然就生出一种最真切、最动人的亲切感。

平日里，装着各色小菜的瓶瓶罐罐都安静、妥帖地摆在冰箱最上层，打开冰箱便能看见，且整齐有序，因而也像一群随时准备效劳的老伙计，自然而然地给生活添几分暖意。由于上班时很少在家吃早餐，故周末便成了这些瓶瓶罐罐隆重出场的时候：先将它们从冰箱中请出，在餐桌边排成一圈。早餐煮一锅白粥，配一块红艳润泽的豆腐乳，胃口立刻大开。午餐煮一碗米线，野葱、辣椒酱诸种调料齐备，味觉得到极好的满足。晚餐时一桌饭菜既丰盛，又配以脆响清鲜的萝卜干，顿感生香，妙不可言。更难得的是，装在玻璃罐子里的小菜并不张扬如大鱼大肉，却能在平凡日子里给人最实在、最温暖的动力。

本来以为只有自己有这样特殊喜好，后来和朋友闲谈时方知，其实大多数家庭都有关于子女或亲人平日的偏爱。朋友重感冒卧床，胃口极差，订来的外卖吃来如同嚼蜡，正在为开胃发愁时，忽然想起冰箱中母亲寄来的辣椒酱，撩一勺拌入白粥，几下子便胃口大开，精神也为一振。因此他得出十分动情、妥帖的结论：瓶瓶罐罐中装的都是亲人的关爱，是家的温情，也是支撑他打拼时最有力、最温暖的动力。

人间烟火从来都藏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，一瓶辣椒酱、一罐豆腐乳、一碟萝卜干，寻常而不普通。冰箱中静静摆放的诸种食物既是三餐四季的佐餐之物，也承载着对故乡最温柔最真切的牵挂。其实，不论你走得有多远、飞得有多高，只要冰箱里尚有老家送来的瓶瓶罐罐，便能寻到家的方向，品到人间烟火最实在的暖意。